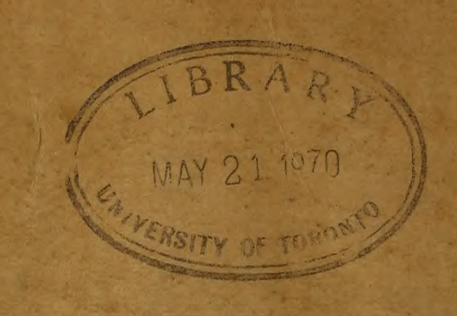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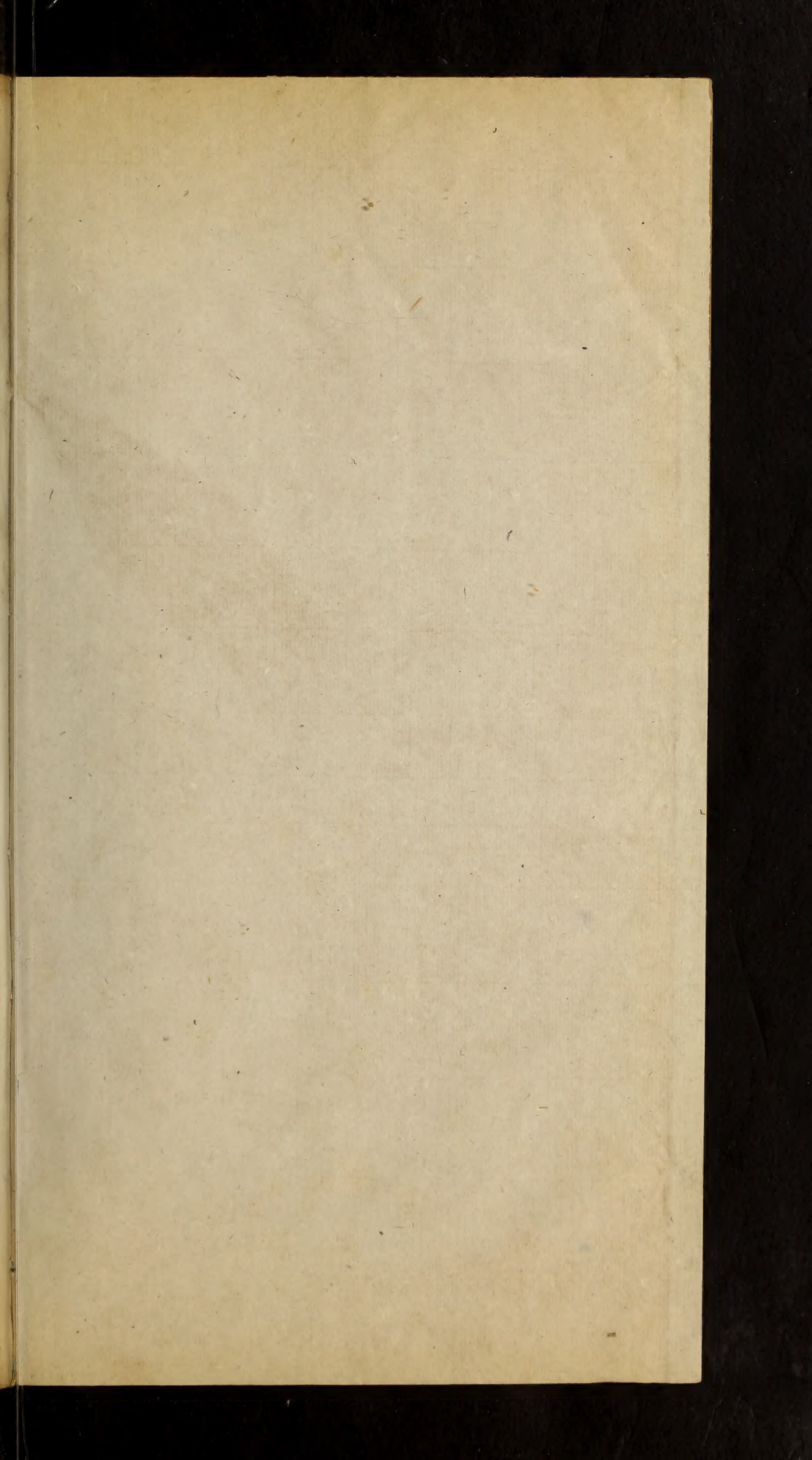

LIBRARY
MAY 21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余忠宣公文集卷之一

門人淮西郭奎子章纂集
裔孫　秉剛方猷編次

策

元統癸酉廷對策　第一甲第二名

臣聞之周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言君天下者凡以仁而已臣嘗思之天地生物而厚於人矣而於生人之中尤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欲其推生物之心以加諸民是仁者人君臨下之大

本也臣謹稽天地之理驗之往古則仁之爲道夏
以之爲夏商以之爲商周以之爲周祖宗以之而
創業後聖以之而守成其理可謂至要而亦可謂
至難矣恭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知之姿有寛裕
溫柔之德愛民而好士神武而不殺爰自初潛仁
孝之聲固已播聞於中外今玆誕膺付託龍飛當
天輕徭役薄賦斂罷土木之役恤鰥寡之民而仁
厚之澤果有以大被於天下當天命眷祐之初人
心歸向之日又能不自滿假拳拳以守成之大計
下詢承學之臣顧臣庸愚無所通曉然臣觀陛下

策臣之言反覆乎三代及漢守成之艱難而深諏乎今日當行之切務自非聖心獨詣深有以考之於古質之於今灼知上天作君之心與夫祖宗創業艱難之計者不能爲是言也臣伏讀聖策曰古人有言得天下者爲難保天下爲尤難臣以爲人之於仁憂患而思勉者易安樂而勿失者難天造草昧之際英雄角逐之會而世主之心所以不敢暇逸者鮮不如敵國之在旁嚴父之在上其思所以康濟小民惠鮮天下者葢饋屢輟而寢屢興此其勢之易然者也天下旣定方內無事兵革不動

四荒向風天下之臣又日奏祥瑞豐年頌聖德者聲相聞於朝歌太平者足相躡於道雖以創業之君尙不免於不終之漸況其後世乎蓋治平則志易肆崇高則氣易驕志肆則敗度之心滋氣驕則愛民之意熄如是則豈復念夫先世艱難勤苦爲何如哉甚者至以其祖宗爲昔之人無聞知見其先世勤儉之迹則日田舍翁得此亦足矣此亦勢之有必然者也陛下以保天下爲難此臣所以踴躍忻忭而不自知陛下此言可以承宗廟可以奉六親可以育羣生可以彰洪業臣拜手稽首而爲

天下賀願陛下永永無怠此言也臣又讀聖策曰自古持盈守成之君莫盛於三代夏稱啓能敬承繼禹之道殷稱聖賢之君六七作周稱成康能致刑措夫以禹之功而惟啓以文武之德而惟成康賢聖之君之衆莫若殷亦不過六七而已其後惟漢之文景而言文景之治猶不得比之三代善繼承者何若斯之難也臣以爲惟思祖宗得天下之難者則於保天下也斯無難啓太丁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成康文景之君則思祖宗創業之難而保之者也桀紂幽厲桓靈則反是故伊尹之於太甲

則明言烈祖之成德周公召公之於輔相成王也亦諄諄於文王之典武王之大烈蓋知其祖宗得天下之難則必能求其所以得之之道矣知其所以得天下之道則知所以保天下之道矣夫祖宗得天下之道即其子孫保天下之道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此仁者祖宗得天下之道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此仁者子孫保天下之道也夫仁之難成亦已久矣持盈守成之君若是之難得者宜哉臣又讀聖策曰我祖宗積德累世至於
太祖皇帝肇啓土宇建帝號又七十餘年世祖皇

帝始一天下以致至元之治厥惟艱哉顧予冲人賴天地祖宗之靈紹膺嫡統繼承之重實在朕躬夙夜兢兢未獲其道臣以爲陛下此言可謂深知祖宗創業之艱難者也當其巡天西下叉詔定西夏懷高昌北取遼金南取趙宋其經營開創之事有不待賤臣之言而後知若夫祖宗所以得天下之本則陛下之所當知也臣嘗妄論之我國家之得天下與三代同自太祖皇帝起朔漠而膺帝圖世祖皇帝揮天戈以一海內不恃强大而其仁義之師自足以服暴亂不用智力而其寬大之德自

足以結人心至於渡江臨鄂與建元之詔觀之則我國家得天下之本一仁而已矣故以曹彬之事命帥臣而革命之日市肆有不閉以大易之元建國號而中統之紹天下所歸心太祖旣以七十餘年而平一之世祖皇帝又以四十餘載而生聚之德在民心功在史策以聖繼聖傳至陛下吾祖宗所以得天下之道是卽陛下保天下之道也然曰未云獲者是卽文王望道求見之心也臣何以多言爲臣又讀聖策曰子大夫通今學古其求蔵之所以敬承六七君之所以稱賢聖成康之所以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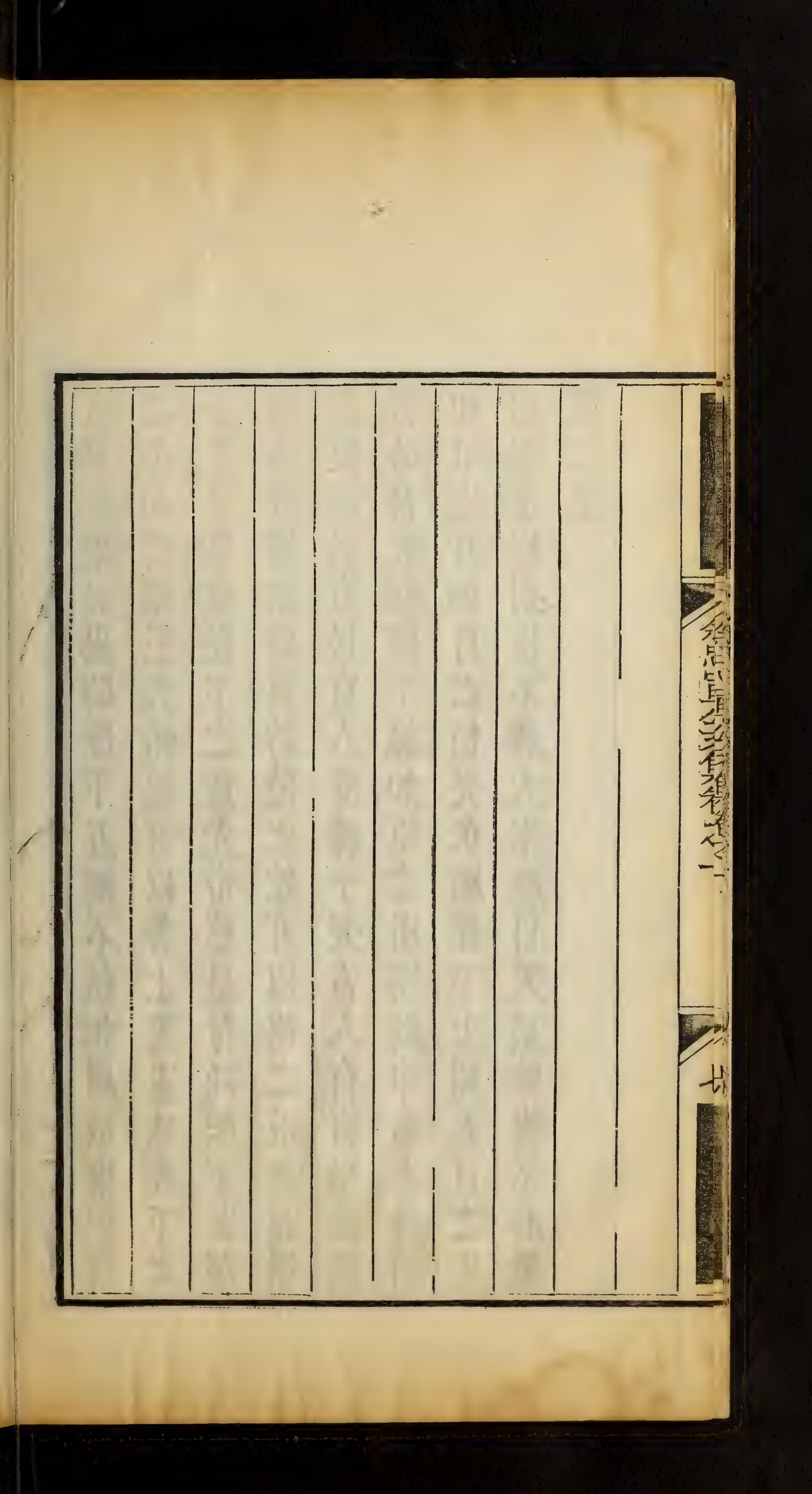
刑措其道安在文景之所以不及三代其故何繇及今日之所以持盈守成孰先孰後孰本孰末何以致刑措稱賢聖繼祖宗之盛悉心以對毋有所隱臣以爲三代及漢之君其見稱於當世者雖有不同然不過守其先世之仁而已矣而今日陛下之所以持盈守成之道又何以他求也哉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而成允成功者禹之仁啟之所以敬承者此也啟綢祀征仇餉者湯之仁太甲以之處仁遷義太戊以之治民祗懼武丁以之嘉靖殷邦祖甲以之保惠庶民盤庚以之鞠人謀人之保居

此所以稱聖賢也以言文王之仁則無凍餒之老以言武王之仁則行大義而平暴亂成王特制禮樂以文之而已耳康王特奉恤厥若而已耳其所以教化行刑罰措仁之浹於民故也漢家制度視三代雖有媿然高帝之寬仁愛人實滅秦誅項之本原文帝之務在養民景帝之遵用成業實卓然爲漢賢君其不及於三代者無太甲仁義之功無成王緝熙之學故耳以今日之道而言臣則以爲守成之本仁也所當先務者仁也至曰功曰利曰甲兵錢穀曰簿書期會曰禁令條教皆末而當後

者也然就仁之中而其本末先後亦不容以無序也有先王之仁心有先王之仁政孔子之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此以心言也孟子告齊梁之君所謂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與夫學校庠序之類此以政言也有是心無是政則其心終不能有洽於天下有是政無是心則其政亦不能以自行必有內外本末交相通貫是即堯舜之道也陛下有顏淵明睿之姿可以致修身之功有堯舜君師之位可以推愛民之澤不宜狃於近功安於卑下而不以聖賢自期也臣願陛下萬機之暇取孔孟之言

而深究之體之於身揆之於事求其何者爲欲何者爲理知其爲欲而必克之知其爲理而必復之明以察其幾勇以致其決日日而克之事事而復之則自心正身修而仁不可勝用矣或於聽朝之時或於進講之際數召大臣延問故老深加咨訪某事爲先王之仁政而未盡行某事爲今日之弊端而未盡革某害未去某利未興某賢未用某物失所敏以求之信以違之時省而速行之委任責成而程督之使天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而無有一物之不遂其生則民物安阜而

人莫能禦矣異時陛下五刑不試如周成康聖賢之作如商諸王夫然後可以答上天玉成陛下之心生民蘄望陛下之意先帝慈皇付託陛下之深計而我國家時萬時億之統可以傳之永世而無疆矣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古人有言曰愛民者必有天報陛下誠如臣之所期則申命之休將如日之升如月之恒矣伏願陛下少開天日之光得賜鑒察則臣不勝大幸祗冒天威臨書不勝戰慄之至



書

上賀丞相書

闕以微才叨蒙束拔伏惟閤下以不世出之才居大有爲之位此誠千載一遇之會切欲奔走左右以効微勞以報知遇之萬一時事親日短烏鳥情切急急謀歸而閤下眷顧之恩筆舌莫旣南至金華不勝依戀因念下之報上不限遠邇苟有尺寸之功卽事左右之道撫問彫瘵屏除姦貪所按郡縣粗見條理特以上無知巳卽罹謗議老親衰病旋棄諸孤煢煢廬次又遭傚擾壘衰從役辛苦萬

狀嘗切痛恨以爲當賢者擯棄之時乃有天步艱難之事仰天號痛譬猶中流遇風波無所維楫私心自分惟有與城俱斃而已仰荷天休偶全性命且聞閣下爲時一出董師淮南其喜何可云喻也瞻望前矛爲日已久比聞旌節已渡大河限於守城不能親詣轅門以聽約束今遣縣尹陳秉德迎迓馬首事上常禮僭易塵瀆伏計不拒部內地圖就用呈上盜賊之勢可見大端小邑城郭不完方議修築去年飢饉不能進兵今冬欲調各縣義兵掃除餘孽二者非有錢糧不能成功倘朝廷饋餉

有餘乞撥糧數萬石鈔五七萬定或者犬馬之力少得展布部內之地可以澄淸外有區區之請世祖之取江南或日中未食或中夜以興艱難混一非偶然而致也國家經費大半仰之非沙磧不毛郡縣之所比也今日不幸半淪於盜切計以爲江南不定中原殆難獨守中原不守則朝廷不能獨安朝廷不安則宰相不能獨富貴伏愿廣忠集思勉圖大業以作穆穆迓衡而用兵之道所以驅人赴湯蹈火無賞無罰決難集事仰瞻光範多所欲言粗陳其大者如此因布區區伏望垂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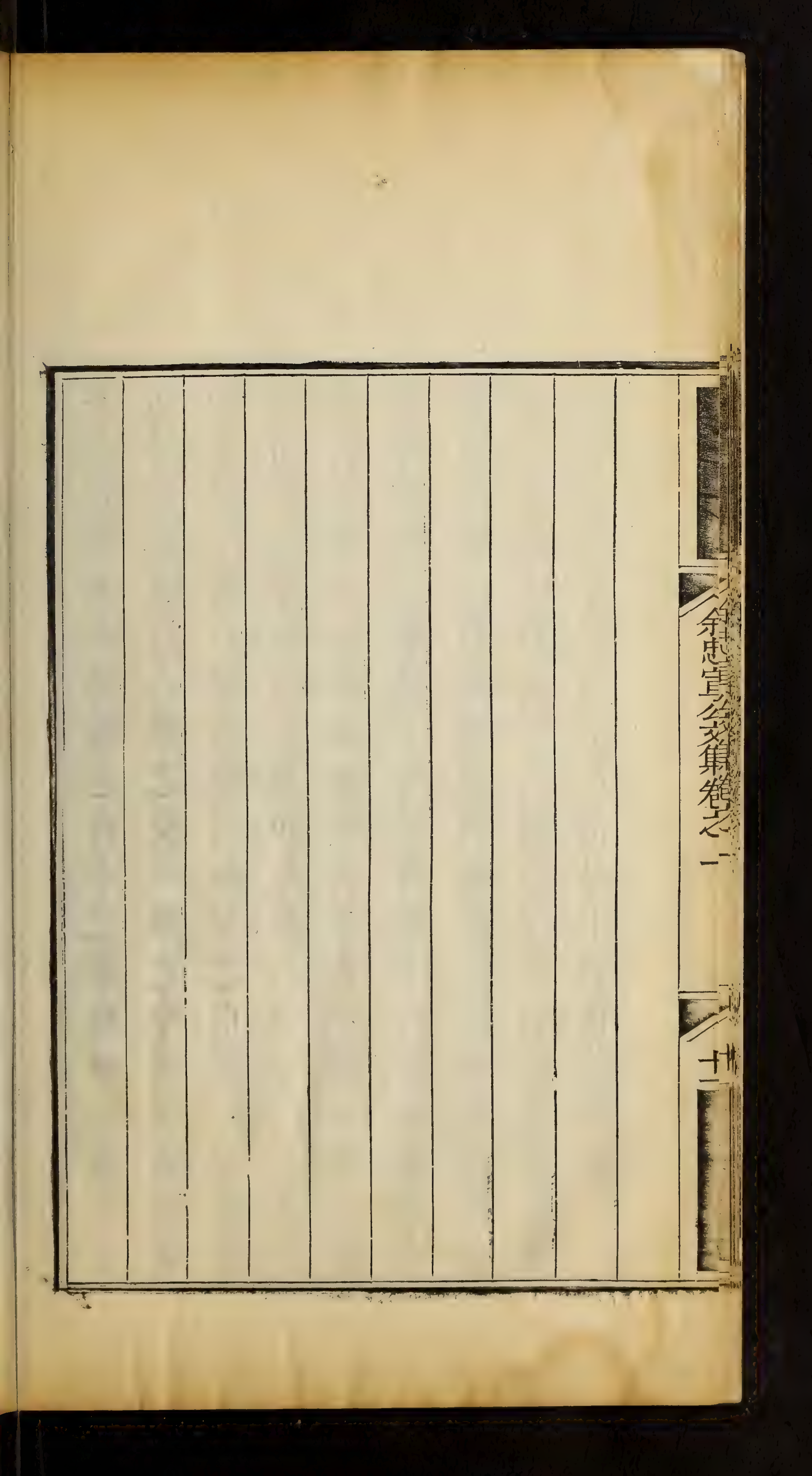


再上賀丞相書

前聞六纛已至廣陵遣縣尹陳秉德迎迓想徽崇嚴比日朔氣應祥雪瑞屢至伏計天聲所振遠邇畏懷神介動履多福下情良慰小邑借庇粗守今歲賊入三次見攻皆已克捷但所部縣分民寨多爲殘破止存懷寧灊山兩縣百姓賊勢欲欲將及於此城中軍壯四千精銳者不滿千人僅能城守不敢抽撤若此二縣民寨不守孤城亦危孤城倘危則淮西之地盡爲盜有長江之險誰與控制古人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擊批亢

擣虛形格勢禁卽自爲解今南方之賊以蘄黃爲之首往時朝廷太不花平章攻其北卜顏不花攻其西卜顏帖木兒平章蠻子海牙中丞攻其東賊勢大窘將就擒滅忽調卜顏不花軍入安豐蠻子海牙軍入格溪救盧州而太不花平章亦還河南往夏止存卜顏帖木兒孤軍駐劄蘭溪以致盜勢復振武昌隨陷沿江諸城聞風皆潰豈天未欲平治天下亦猶人謀不臧以至此耳今聞河南之兵已至黃州以孤軍而討羣盜恐未易定妄意以爲卜顏帖木兒蠻子海牙二枝軍馬先係蘄黃收捕

軍數正在大人節制之內今二軍收捕江東江東爲尋常蘄黃乃心腹之疾一軍之中得抽勇銳者如王達中萬戶胡伯顏同知使之由望江登岸勦捕而西餘軍留取江東如此則不惟可以救援安慶蘄黃勢分似亦易破南賊自平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若二軍或不用抽撤麾下兵多切望垂念淮西之地止有此城急調精銳三五千人量與錢糧賞犒與本路兵一同勦捕望江宿松之盜亦策之善也自非窘迫不敢僭易干瀆伏冀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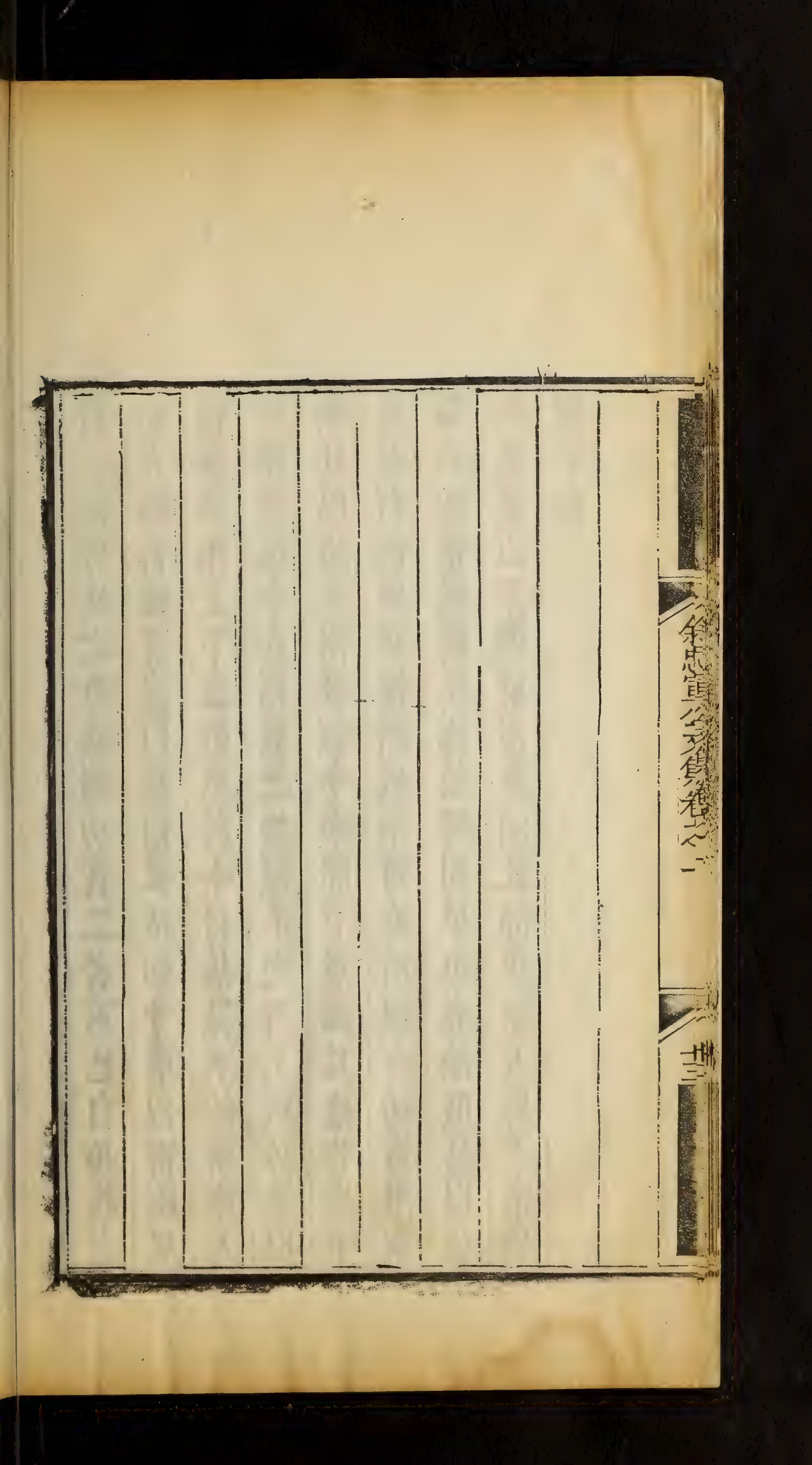


再上賀丞相書

前聞斧鉞出鎮淮南兩遣屬吏詣謁前矛皆至廣陵道阻而還近承台劄伏審六纛已至瑯山降附踵至室家相慶以爲有穆穆逄衡之望其爲欣慰何可云喻兹遣懷寧縣達魯花赤亦速甫賫狀前詣轅門呈報兼有管見上塵台聽切以爲淮南之敵今有兩枝一枝在濠一枝在蘄擒必先擒其首餘當自定今盧州安豐别無官軍似難下手惟蘄黄乃有可攻之機近日潛山縣報蘄黄僞官吳右丞投降大軍攻破沿江諸寨昨日郡人自賊中逃

來云白水包家寫義丁攻蘄水甚急白水諸寨萬
戶陳漢所部也西兵旣進如東首得一軍乘機併
進寇必難支所索王建中胡伯顏等正係節制之
內軍馬今宣城已降姑孰猶疥癬卽日又有阿魯
灰平章收捕之軍得一鈞帖調來共攻望江宿松
蘄黃之寇東西受敵決然可定蘄黃旣定可以合
兵東定廬州安豐更得一重臣監軍多與錢糧建
中伯顏等許以優加名爵則無不盡力淮南有可
平之望萬若或無人可委江西省完者帖木郎中
亦可統率謬計如此不知尊意以爲何如此外又

有私請守城之急錢糧功賞二者而已自兵起之初大郡皆破安慶以蕞爾孤城如寸草以當疾風賴國洪休上下血戰至於今日某誠不佞斯亦人所難能也今倉廪匱乏錢糧不充所上戰功又以朝廷隔遠不得准報今幸閤下照臨其地若麾下錢糧有餘曲爲接濟城治可安所舉有功皆出衆論不敢置纖毫私意於其間早與准除庶易以使人也兼以菲儀就用塵瀆此部吏事大府之常切望不拒



再上賀丞相書

春末聞九重加惠淮土特起大臣出鎮雄藩罷民俱慶如旱得雨嘗遣懷寧縣達魯花赤奉微禮祗迓邇聞復有台衡之命此雖一方暫失怙恃當此多艱而得元老大賢斡旋元化天下之難其可濟乎某受知公門爲日已久軍中之事不能悉陳粗言其略以復上執事皆知格亦易定特以委任失宜賞罰不當以致餘孽復張江襄大震所謂委任失宜者夫將之用兵自有其才譬秋之於奕非學可至如近宋科目有文有武兼是二者一代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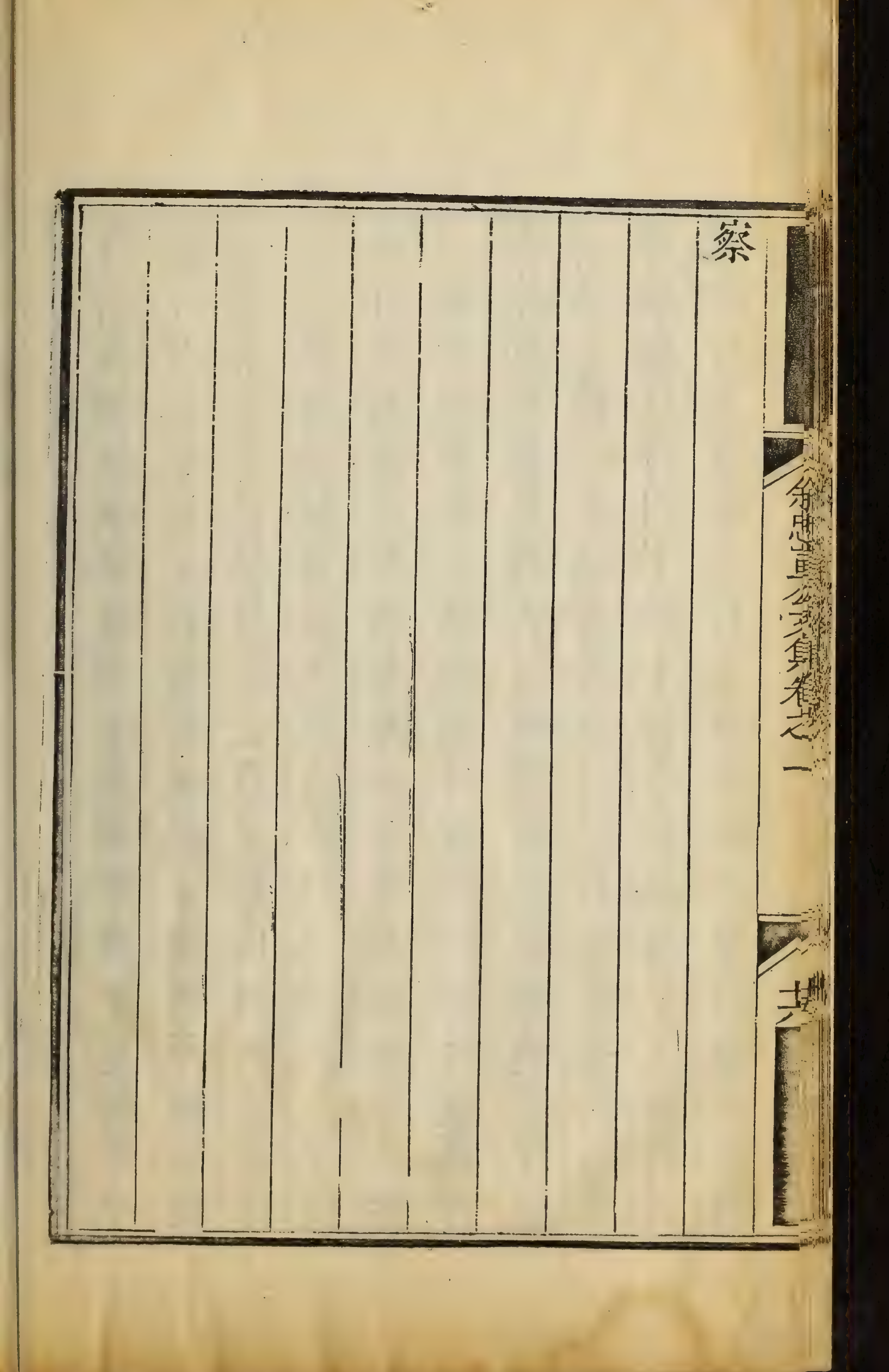
而比日將兵惟用大臣或用謫官夫戰陳之難如赴湯蹈火市井貧賤未得富貴者或肯捐身爲之大臣富貴已極夫復何望又謫官者心志俱喪豈能有爲覆軍殺將皆由於此用人不効甚至用賊用賊之弊尤爲難言一則使天下豪傑有以窺朝廷之無人二則功多賞薄者皆起作賊之志將恐一賊未滅一賊復起目前之事未見快意將來噬臍有不可悔者矣如安慶小邑世襲官軍善戰者少而善戰之士多田野市井之子故某於此事不盡用世襲軍官而多用田野市井之子往往得其

死力克捷俱多朝廷選將不限有官無官惟擇能者用之而以廉公大臣臨之以行賞罰則將得其人矣所謂賞罰不當者比見軍將勇怯在上有若不知而上之賞罰與外議絕不相似頗聞慶刑之典多出愛憎或左右便嬖爲之營幹以近軍所賞聞見者而言如蘭溪之功卜顏帖木兒平章爲最蠻子海牙中丞特因之成事者耳而朝廷須賞中丞居上平章次之中丞部內得官者數百人而平章不過五六人此猶不過有高下之爭耳如廬州閒義兵三品衙門而使者悉以富商大賈爲之有

一巨商五兄弟受賞賞者此豈嘗有寸箭之功而有功者皆不受賞故寇至之日得賞者皆以城降而未賞者皆去爲賊夫用兵之道紀律爲先故街亭之戰武侯不得不誅馬謖智高未破狄青不得不誅陳曙此觀諸將略無忌憚擁兵不戰誰與相督寇至棄城無復問罪不惟不罰甚又賞之遷官增秩之功無異故賊之攻城如燎毛兵之拓地如拔山某之守此智勇俱乏特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奉以至公罔敢阿比是以列郡多陷小邑獨存朝廷苟於諸部悉以廉公大臣監之信賞而必罰天

下亦不難定矣夫江南不定則中原不能獨守中原不守則朝廷不能獨安朝廷不安則宰相不能獨富貴此膚淺易見之說豈足爲明智而言計亦大賢之所不厭聞也夫某之不肖豈定亂之才特此邦之民天性忠義故易與爲守而難與爲亂然亦戰守五年大小咸弊邇日江南郡縣皆破此邦獨完如洪爐片雪大可凜凜者也謹遣奏差丁正前詣台階白事諸所請求具於別幅伏望鈞慈曲爲准報豈特門下之士賴之孤城得安江淮有可定之日亦國家之利也謹奉狀上陳以聞伏冀照

察



與中書叅政成誼叔書

别後凡三奉書而使者久皆不還伏計道梗不能上達閤下位望日隆負荷日難特切為之懸心比聞賀公復相廼大可慶然聞尚在軍中不知置左右者何人相知曾見任否江淮賊勢本不難定特以考察不明刑罰失當諸將玩愒遂致難圖區區小邑雖日上下一心幸爾完固大類紅爐片雪實為可憂耳今長江萬里止存此城如大病之人命脈未絶猶有復生之理失今之救則首尾衡决江南大難定也茲遣奏差丁正等前赴左右白事諸

所請求惟閤下是賴倘蒙朝廷俱賜准報不惟此邦之幸未破城邑孰不以安慶自勉國家亦有利也縷縷之言具别幅上陳不善爲辭使還賜教以匡不及不勝幸荷不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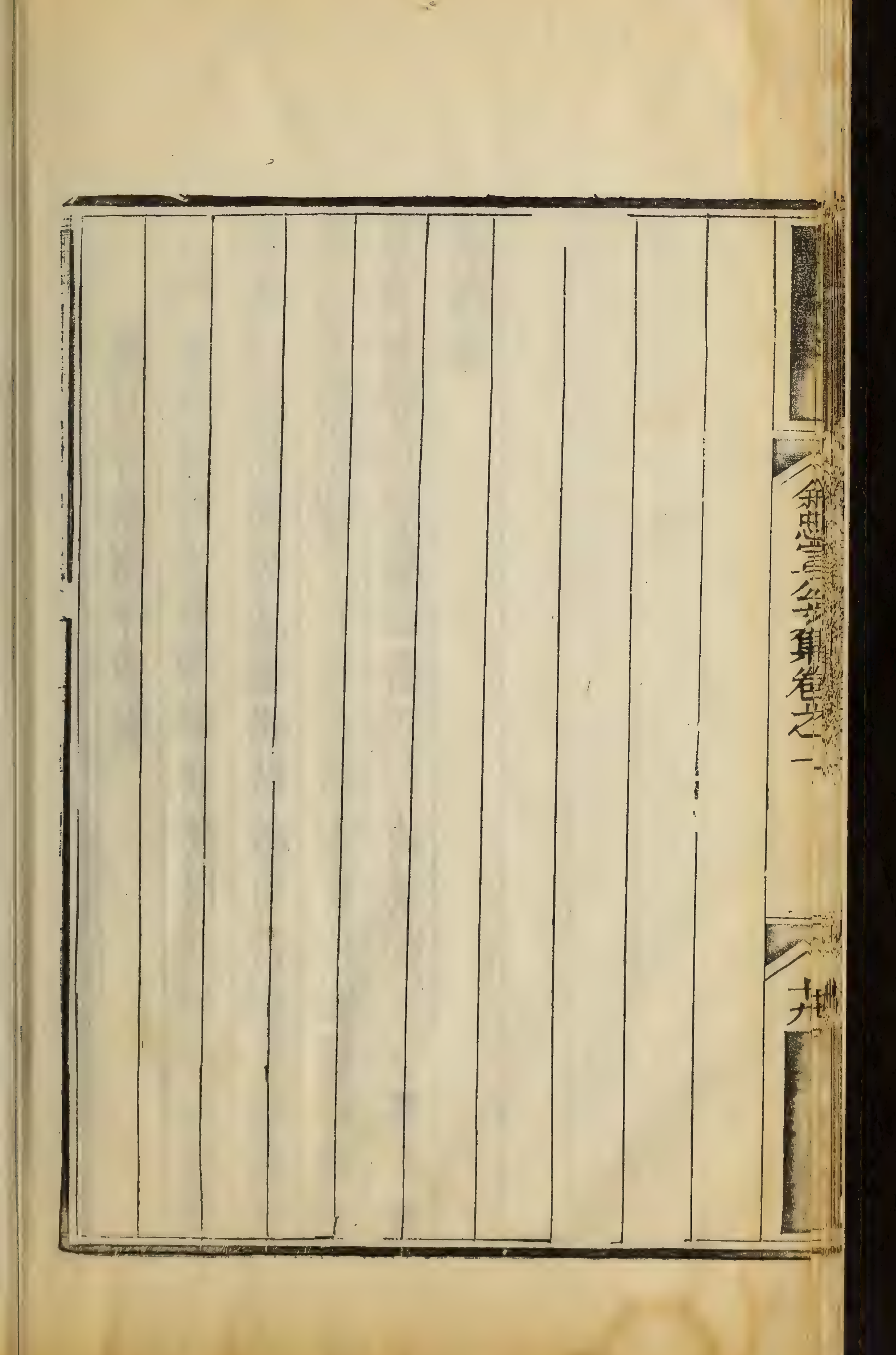
與國子助教程以文書

近叔艮過舒始聞動履之悉所寄高詠尤慰下懷乾坤卦說問商主簿言已付貢公想惟所戲藏此真玩齋矣多事以來不特僕輩受此荼苦聞館閣文臣亦有差使之勞此際當得優游矣子美近有書言鄉人多相思者欲取公還山中斯文無人得且住爲好紀千戸輩如京師軍中諸事左轄公話次得贊助一言早賜准報爲荷僕至軍時賊勢方熾然心安去歲又有讀書之樂今年賊浸平惡况百出每俗事不如意歸思浩然近又有同知之除

似未即得歸矣奈何奈何自牧聞除禮部向有一書見寄手病不能裁答彥中惜未嘗一見歆羨歆羨並煩致意何時聚晤語此苦辛未見自愛不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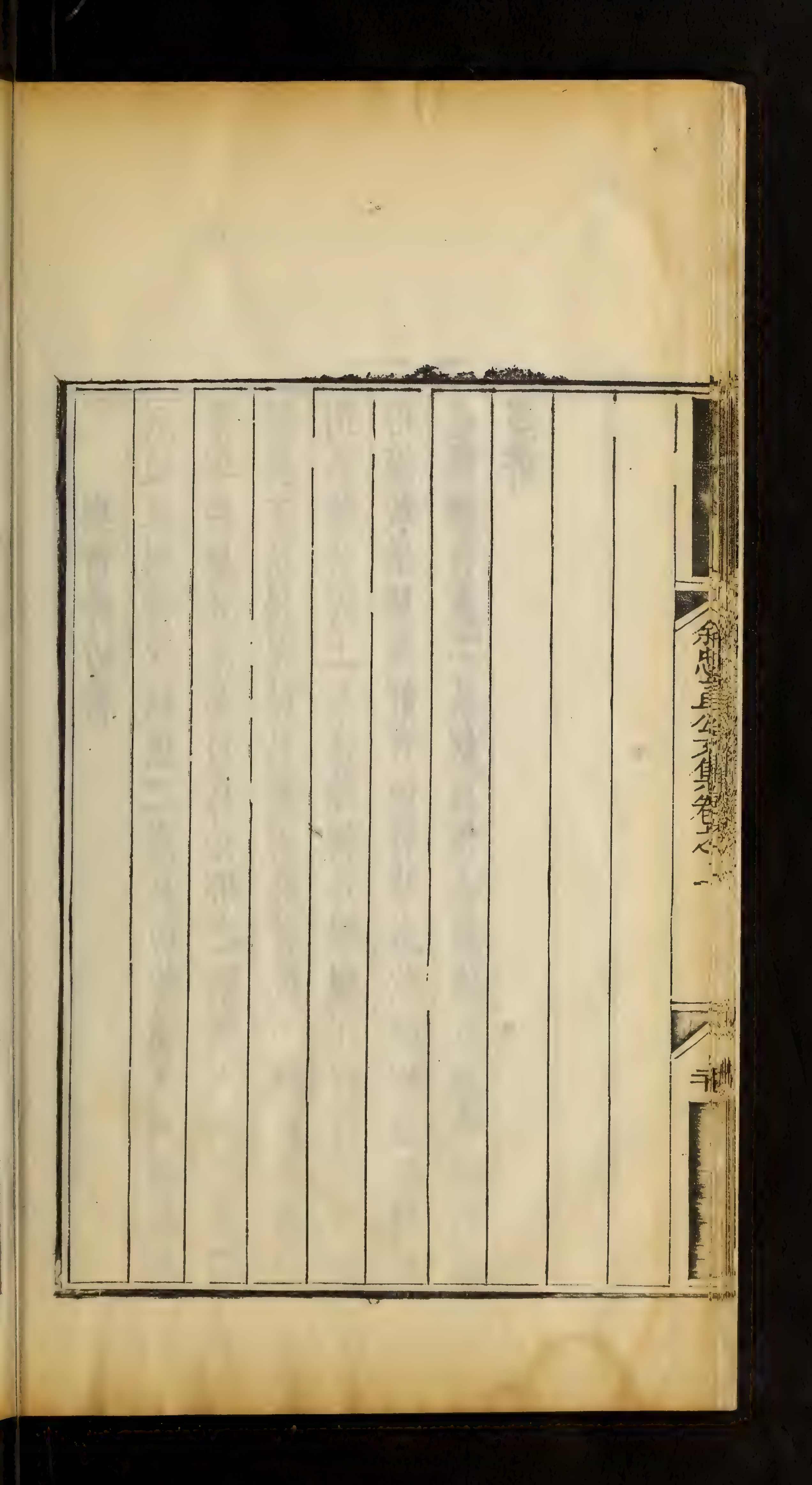
與月可察爾平章書

自旌麾致討高沙兩嘗奉狀候問起居皆以道梗不能得達比聞兵威振揚賊勢消衂驛置頗通謹遣山長秦宗德千户也先帖木爾持微禮謁轅門獻歲發春伏惟履兹新正即凊氛祲天下蒼生均蒙福祉



與曾舜功書

別後屢得書及紙墨之惠艮仞契誼江西德星所聚年穀屢登深爲可喜徐鄒之寇僕久與之比鄰無長不足畏況於已衰而逃者也下賊此間窘迫則公等皆天上人也徐朝升糴糧江右百望維持得滿載蚤歸爲好有便時時惠教雖相遠卽同見也餘惟自重不具叔艮佳否煩道致意手病不能多書



與危太朴內翰書

史館兩得從游豈勝榮幸區區南行又辱盛餞尤其感刻也卿暑伏想文苑優游雅候動履多福良慰良慰友人趙予章北上觀光謹此附謝予章有學而能詩佳士也得公鞭睞當價增十倍矣仲舉志道以聲景先中夫希先鳴謙諸先生處不及別狀望致下忱爲感餘惟自重不具

與劉彥昺書

闕記事奉復彥昺茂異文契足下李宗泰來辱四月中教墨且審舟楫善達無虞深慰所想兼承葛布銅香模璧魯紙諸貺感佩感佩所聞京兆公還朝蘄黃官軍捷音可喜區區孤城無援糧乏兵虛願望者皇天悔禍耳先大夫墓銘率爾呈醜軍務轇轕殊無清况幸刪削之

余忠宣公文集卷之一終

余忠宣公文集卷之二

門人淮西郭奎子章纂集

裔孫　秉剛方猷編次

序

送月彥明經歷赴行都水監序

中國之水賴禹治之而悉平而河獨爲患至今未已者何也河失禹之道而治河者不以禹之所治治之也蓋河出崑崙合諸戎之水東流以入中國其性勁悍若人性之有强力其來也甚遠而其注中國也爲甚下又若建瓴水於峻宇之上則其所

難治也固宜且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滙故河嘗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爲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其受患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而後巳自瓠子再决而其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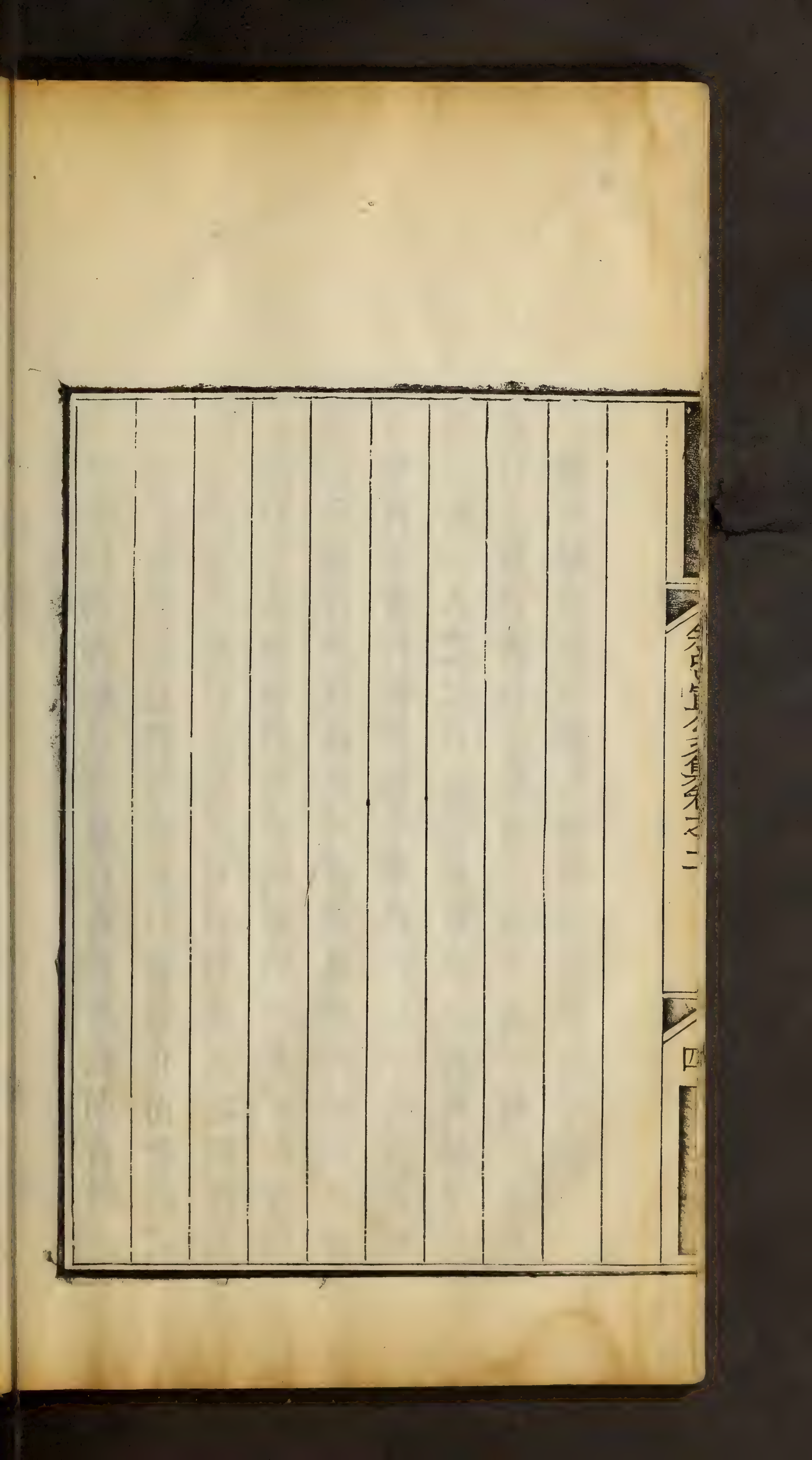
指以爲太史馬頰河者是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訖東都至唐河不爲患者千數百年或者以謂王景隄防之力乃大不然使無屯氏及德棣諸河河之大無所瀉而力無所分景以尋丈之防而捍猶螳螂之駕而可以捍大車之奔吾不信也惟河之委既多大有所瀉而力又有所分景之隄防特以捍漸水之衍溢者耳比趙宋時河又南決至於南渡乃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漢之故道又失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爲之委無以瀉而分之

故今之河患與武帝無異余嘗以爲中國之地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水至中國而入海者一皆趨於東北古河自龍門卽穿西山踵趾而入大陸地之最下者也然河天下之濁水也凡水一石率泥數斗嘗道出梁宋觀河所決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卽窖居大水盡沒地中漫不見蹤跡河之行於地方也數十年而河徙千乘自漢而後千數百年而河徙彭城然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故河之南徙也難而其北徙也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迺其勢然非有他說也比者河北破金堤踰豐

沛曹鄆諸郡大受其害天子哀民之墊溺迺疏桺河欲引之南工不就又遣平章政事鬼名公御史中丞李公及禮部尙書泰不花公沉兩珪有邸及白馬而祀之河之患不巳乃會諸老臣集議治河者諸老臣無能言其說獨尙書泰不花公以爲當濬河棄道復引河以入彭城而待制楊梓又力以爲棄道不可濬設使濬之而河未必能入廟堂無所從遣都水使者相其便害或者以爲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廟堂從之迺置都水分監以任其

事遷朝臣之知水者爲都水而吾同年月君彥明爲元幕將行以問於余余不知河事者雖然諺有之曰不習爲吏眡已成事以事已成者爲君言則古所以治河者可見也今河惟不反故道則其勢可障而排之使南使反於故道由漢之千乘以入海則國家將無水患千餘年如東都與唐之時乎今禹之九河既不可復考而河亦不復德棣之間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河者尚未泯可尋究如縷河之道是將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非若一淮之小而扼其勢而使之橫潰爲吾民害也今夫廟堂

之議非以南爲壑也其慮以爲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其係於朝廷甚重余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可以河也河北則汶自彭城以下必徵徵則吾有制而治之亦可以舟以漕蓄所謂浮於汶達於河者是也余特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特一人之私言也朝廷方事隄防固無事此迺以彥明言者似迂遠而不切也萬一隄防不足以禦河則余之言或有時而驗焉故爲之叙



送許具瞻序

余讀周易之謙未嘗不掩卷而歎曰聖人待小人之心一何如是其至也夫陽君子也陰小人也小人盛則干君子故陰至三則履君子盛亦未嘗不下小人故陽至三則謙謙虛也陽本實而云虛者不自滿假故屈而下於陰也是謙以下為德者也初而謙謙下而又下者也二則浸以上矣故以鳴謙鳴者以言謙也三則益上而位高故以勞謙勞者以功謙者也以功而謙厚之至也厚之至而民焉有不服者乎故三之辭曰勞謙君子有終謙而

民既服君子之道終矣謙既終民既服進而之四何施而不可聖人之心猶以爲吾之待小人者未之厚也又自反而撝謙故四之辭曰無不利撝謙其德巳厚其謙巳撝進而之五而小人者之終不可以化入也於是乎有侵伐之師故五之辭曰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不富以隣德之盛也利用侵伐順之至也聖人之待小人至是可謂盡心焉耳矣昔者禹征有苗苗民逆命益之贊禹惟在於謙禹遂有舞干之舉此其所謂撝謙也謙猶撝而未格則其侵伐者禹終得而巳乎哉祖宗受命迅掃

六合以有堯舜所未有之天下聖天子紹承熈洽
愛民猶子堯舜之仁不是過也頃者盜起海隅剽
民財犯官漕其罪可誅而區區赤子又特一將校
之力所能舉迺不以爲罪止於招諭盜又止我省
臣以求降此尤可誅也而亦從其請且曰德不下
宣此吏之罪遂盡變易瀕海之爲宣慰及其郡縣
之官選能當其任者得三十八人親御便殿給符
傳而諭遣之嗚呼此所謂無不利撝謙而禹之所
以待苗民者也三十八人之中天台許君具瞻當
治鄞具瞻余同年進士也其行端潔其材勇以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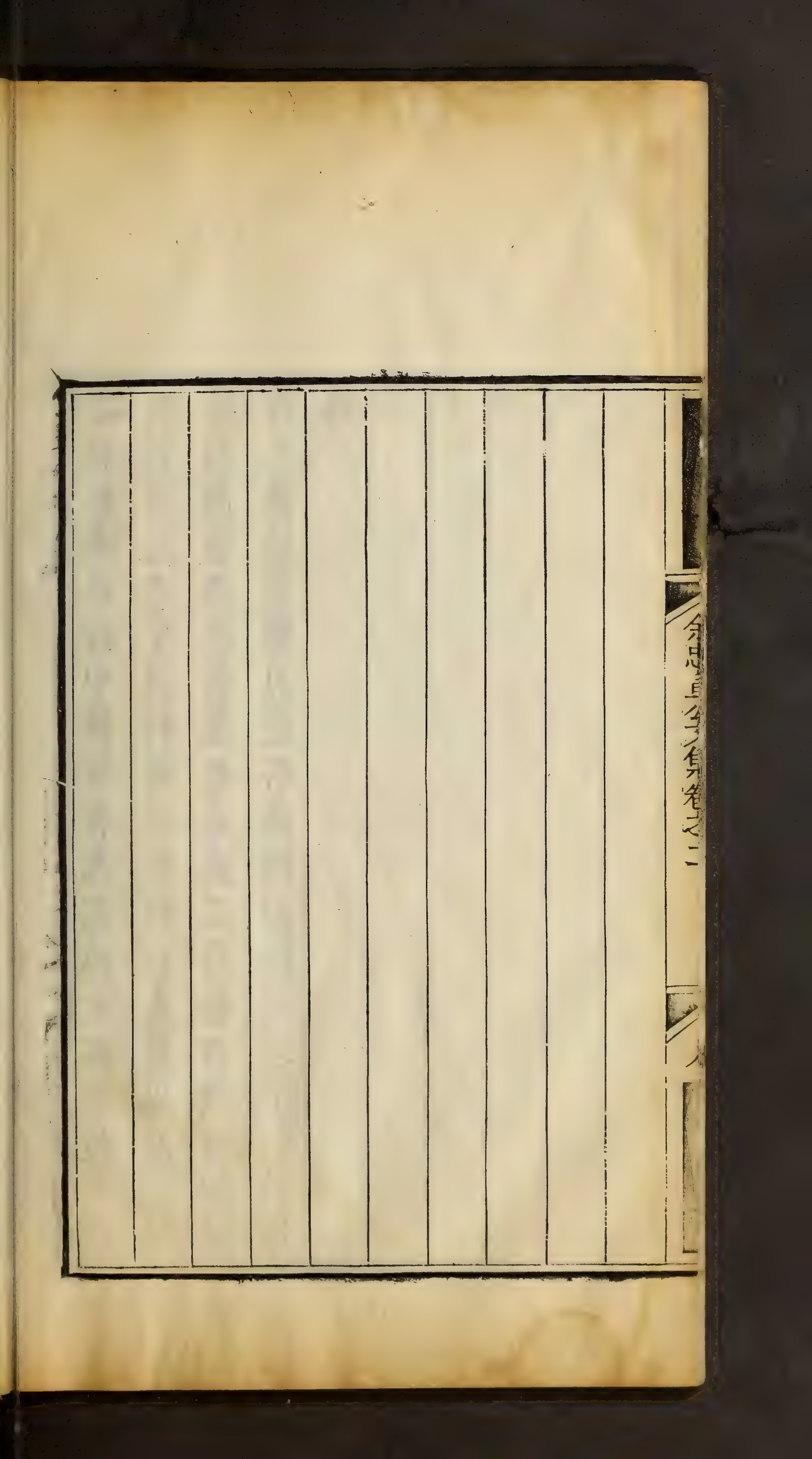
前知武義時攝金華縣事武義之民羣訢憲府請還君金華之民亦羣訴於憲府留君不欲其去其得民如此可謂稱兹選矣故余爲道聖天子愛民之深與夫所用具瞻者如此非惟勉具瞻亦以告夫民也

送樊時中赴都水庸田使序

國家置都水庸田使於江南本以爲民而賦稅爲之後往年使者昧於本末之義民嘗以旱告率拒之不受而盡征其租入比又以水告復逮繫告者而以爲姦治之其心以爲官爲都水而民有水旱之患如我何於是吳越之人眛然相譁以爲厲已會天子問民所苦迺以爲民實水非姦遂劾逐使者破械縱民而以聞上朝議乃歷選公卿有學術知大體者爲之使而吾樊君時中以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而遷是職自君之來官僚叶和吏畏

民服政以大行命下之日無不相視嗟咨以惜其去獨其友余闕躍然曰東南民力自前已謂之竭矣況今三百餘年昔之盛者衰登者耗今其貧者力作以苟生富者悉力以供賦有持其產爲酒食予人人皆望而去之其窮而無告甚於前世益遠矣其可重困之今而得賢使者以莅之修其溝澮相其作息不幸而有水旱之灾則哀矜而爲之所民之窮者其少瘳矣乎今夫木之實繁者其技披其本疏者其幹扳況於國與民乎哉故善樹木者簡其實而厚其本善爲國者疏其賦而厚其民理

之較然者也時中慷慨有大志臨大事果毅不擇
利害而爲之今其行也其能有以大慰吳越之民
望以副朝廷之倚注也必矣二月初吉式發鄂城
卉木繁盛賓僚具在各爲詩以稱美之予故首序
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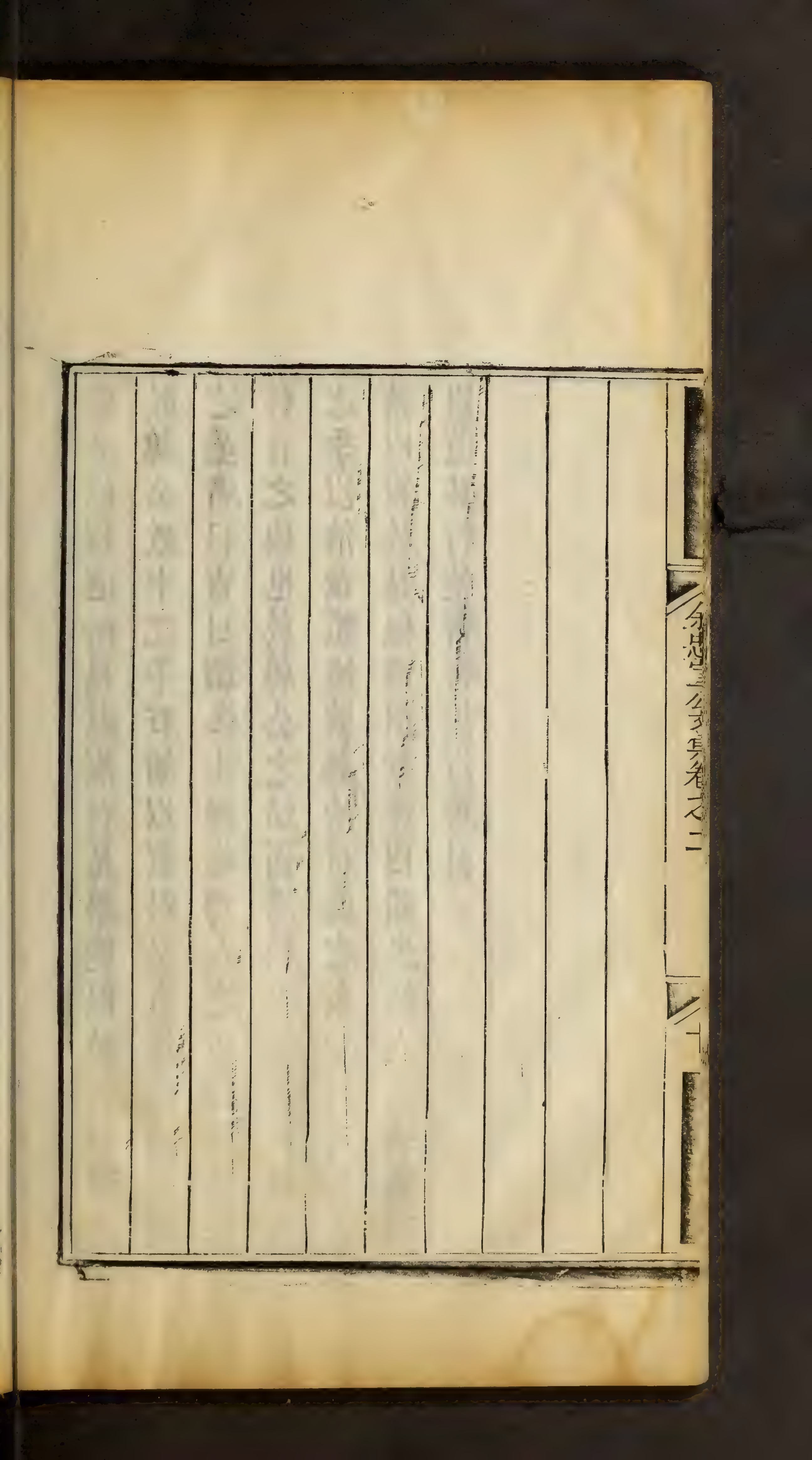


李克復總管赴贛州詩序

仁皇帝即位錄懷來功致高位者無慮數十百人獨韓國李公以甘盤之舊為最顯位平章總百度君臣一德銳精治古而韓公相業見稱於天下後世者設科取士其最也元統初余忝論薦計偕如京師與諸同年求韓公子孫得今伯徵太常相往來又識克復屯田於京師比來佐泗州而君復為泗州屯田提舉日與君處念天下士所以復見前代賓興之盛者由韓公士不及見韓公見屯田不其猶見韓公乎且與太常同年辱使納禮故以太

常之事君者事君朔月歲時必從諸僚友造君第君暇亦輕裘緩帶以一小吏持馬過我我必爲之傾葢而後去君色嚴而氣和有學而知體坐終日屹然於先朝人物故實無不熟而知聽其言亹亹如環之無端坐客無能置一辭也去年秋旣書滿宰相以君有門閥且久更事非散地所宜處奏爲贛州路總管州之長貳及諸屯田與九州之人往賀君闕在次舉琖拜君言曰仁皇帝之文德入人也深天下不忘仁皇帝必及於韓公朝廷錄勳舊家首言君斯文之興可俟矣請以爲天下賀又曰

韓公能以道術昌其家君兄弟能保功名以有光於韓公致中二千石請以賀君又言江之西文教之盛者曰吉曰贛多士彬彬焉人之所以厲於學科目之興也於韓公之始而厲於學獨不於韓公之季以治哉贛雖號難治君處之余知其爲易也請以賀於是程泗州賦詩四韻坐客人士皆爲詩以道其行使書吾說以爲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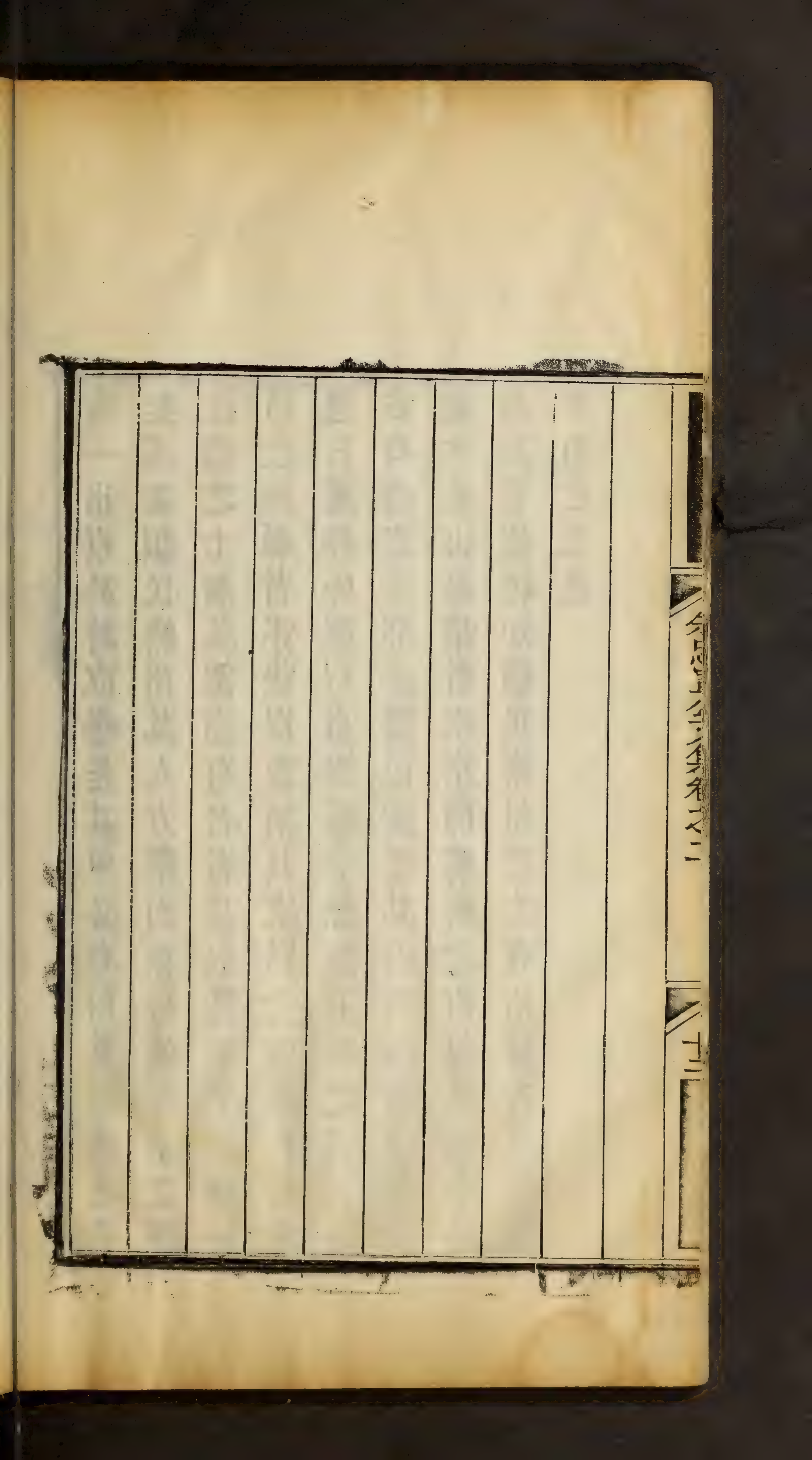


楊君顯民詩集序

我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無所專主然用儒者爲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爲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識字能治文書者得入臺閣其筆劄累日積月皆可以致通顯而中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況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於京師其抱材藴者又徃徃不屑爲吏故其見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則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祐中仁皇初設科目亦有所

不屑而甘自沒溺於山林之間者不可勝道是可惜也夫士惟不得用於世則多致力於文字之間以爲不朽而文辭者有幸有不幸不幸者雖沒溺於山林而猶賴其文以自見而不泯而其甚不幸者至於老而無所用矣而其名又遂泯不顯是可哀已比年大江之南山林之士有挾其文藝遊上國而遇知於當世士之彈冠而起者相踵京師大官之家皆有其客而遇知於當世者亦比比有之若豫章楊顯民者抱其才藴不屑於科目甘自沒溺於山林之間當士羣起而有遇之時而又終不

肯一出以於時取譽是其中必有所負而然也予雖不識顯民然聞其人力學而操行通古今之務江南之士漸其澤而有名者甚衆其弟子之登科目仕州縣者亦能以政稱其家固貧而年又將老迺日蕭然吟咏以自樂無少怨怒不平之氣其殆古有道之士耶余讀而愛之其弟子余頡持其所謂水北山房集者來京師將刻之以傳於世余爲題其首使後知顯民南州之士有所負者也是蓋有道之士也



送歸彥溫赴河西廉使序

河西本匈奴昆耶休屠王之地三代之時不通於中國漢始取而有之置五郡其間自李唐以來拓跋氏乃王其地號爲西夏至於遼宋日事戰伐故其民多武勇而少文理然以予觀之予家合淝合淝之戍一軍皆夏人人面多黧墨善騎射有長身至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質直而上義平居相與雖異姓如親姻凡有所得雖簞食豆羹不以自私必名其朋友朋友之間有無相共有餘卽以與人無卽以取諸人亦不少以屬意百斛之粟數千百緡

之錢可一語而致具也歲時往來以相勞問少長相坐以齒不以爵獻壽拜舞上下之情怡然相讙醉卽相與道其鄉鄰親戚各相持涕泣以爲常予初以爲此異鄉邨親乃爾及以問夏人凡國中之俗莫不皆然其異姓之人乃如此則其親姻可知矣宜其民皆親上死長而以彈丸黑子之地抗二大國傳世五六百年而後亡非偶然也自數十年來吾夏人之居合淝者老者皆已亡少者皆已長其習日以異其俗日不同少貴長賤則少傲其長兄強弟弱則兄棄其弟臨小利害不翅毫髮則親

戚相賊害如仇讐予猶疑江淮之土薄而人之生
長於此者亦因以變及以問夏人凡國中之俗今
亦莫不皆然其於親姻如此則異姓之人可知也
夫夏小國也際時分裂而用武必不能篤於所教
而區區遐方教之亦未必合於先王之法及國家
受天命一海內收其兵甲而摩以仁柔養之以學
校而誘之以利祿今百餘年於茲絃誦之聲內自
京師達於海徼其教亦云至矣而俗迺日降如此
吾不知其何說也我祖宗之置肅政廉訪司於天
下大要以風俗為先而其職以學校為重故世謂

之風憲是得先王爲治之意也故嘗選任尊官非道德爵位出乎庶僚者不得與是選所以爲民表也今皇帝用䲨名公爲御史大夫公乃歷選朝著盡拔諸名臣爲廉訪使而吾歸君彥溫以樞密院判官而爲河西君少擢科目能古文辭有大節由國子博士五轉而遷是官今爲廉使於夏必能興學施教以澤吾夏人吾夏人聞朝廷以儒臣爲尊官以涖巳必能勸於學以服君之化風俗必當丕變以復於古其異姓相與如親姻如國初時如余所云者矣故道吾夏之俗以望吾歸君焉

送葛元哲序

文者物之成章者也在天而爲三辰在地而爲川岳其在於人若堯舜之治化孔孟之道德仲由之政冉求之藝一皆謂之文今特以言辭之精爲文者夫言之精莫精於周公孔子二聖人之於言豈有求其精而然哉而其文何若是其蔚也揚雄司馬相如韓子歐陽子始號爲工於文者彼其於周公孔子之文非不欲窮日夜之力極一世之所好孜孜焉追琢磨礪以求其精而卒不能至焉濂溪二程夫子之學其視揚雄司馬相如韓子歐陽子

蓋有所不暇然味其言淵然而深雄然而厚粹然而醇使得列於聖門雖顏子曾子將不能過則夫言之精者又若不待窮日夜之力極一世之所好孜孜焉追琢磨礪以求至於聖人而後已此無他聖賢道德之光積中而發外故其言不期其精而自精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葩華毛羽極人之智巧所不能爲亦自然耳故學於聖人之道則得聖人之言學於聖人之言則非惟不得其道并所謂言胥不能至矣金谿葛元哲曹以文章名江南既擢第其文又傳於京師衆謂元

哲之文宜爲天子粉飾太平鋪張鴻業以傳於後
世會有守宰之遻遂以爲興化錄事余知元哲終
以文遻非久於外者也於其别也故與之論文



送范立中赴襄陽詩序

宋高宗南遷合淝遂爲邉地守臣多以武人爲之凡百餘年間未嘗一歲無兵革故民之豪傑者皆去而爲將校累功多至節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三家之在當時貴不過通判顯者或至知縣與府族亦未甚大也皇元受命包褁兵革休養元元民既富庶矣而又修禮樂定治具諸武臣之子弟無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於學衣澣衣戴烏角巾執籩豆罍爵唱贊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孫也故其材

皆有所成就至學校官纍纍有焉當宋季時諸武
臣之富貴財三家蔑如也而百餘年之後惟儒家
子入爲弟子出爲人師隨其才之大小皆有聞於
時雖天道忌滿惡盈而儒者之澤淺且遠從古然
也范氏世多聞人立中尤通敏由郡直學爲襄陽
教諭宋亡時蜀流寓之士多在江漢意必有老成
典刑人也有老成典刑人與之遊立中此行將大
有得范氏之後有大顯者必立中也於其行也書
以贈之

貢泰父文集序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治或甚則遂病不能勝因思以爲迂者亦聖賢以爲美德遂任之一切從其所樂常行四方必迂者然後心愛之而與之合凡捷機變者雖強與之然心終不樂也故暫合而輒去京師天下聲利之區也迂非所宜有嘗陰以求之士大夫之間得一人焉曰貢泰父泰父故學士仲章君之子能詩文少遊太學有時名因自貴重不妄爲進取有所不可交者亦不妄與交故吾二人者驩然相得若魚之泳

於江獸之走於林也時泰父爲應奉翰林文字固多服者卽與聚盡有蔬一品魚一盤飲酒三行或五行卽相與賦詩論文凡經史詞章古今上下治亂賢否圖書彝器無不言者意少適卽聯鑣過市據鞍談謔信其所如而止及暮無所止則相與問曰將何之皆曰無所之也乃各策馬還自古暨今王公貴人能求賢常少然自至元初姦回執政乃大惡儒者因說當國者罷科舉擯儒士其後公卿相師皆以爲常然而小夫賤隸亦皆以儒爲嗤詆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強顏色昏

旦往候於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此正迂者之所不能爲也因翱翔自放無所求於人已而皆無所遇予既歸淮南泰父亦以親嫌辭官歸除紹興推官不相見者爲最久去年大原賀君爲丞相蒐羅天下人才之有政譽者而泰父之治爲浙東西第一迺得復召爲應奉余適入朝爲待制相見益歡計其別十年矣吾年少於泰父鬚髮皆白而泰父銳然面紅白如常出其別後所爲詩文甚富且大進益知泰父眞豪士也夫以士之賢無所遇而淹於下僚宜其悲憤無聊而不能盡也顧乃自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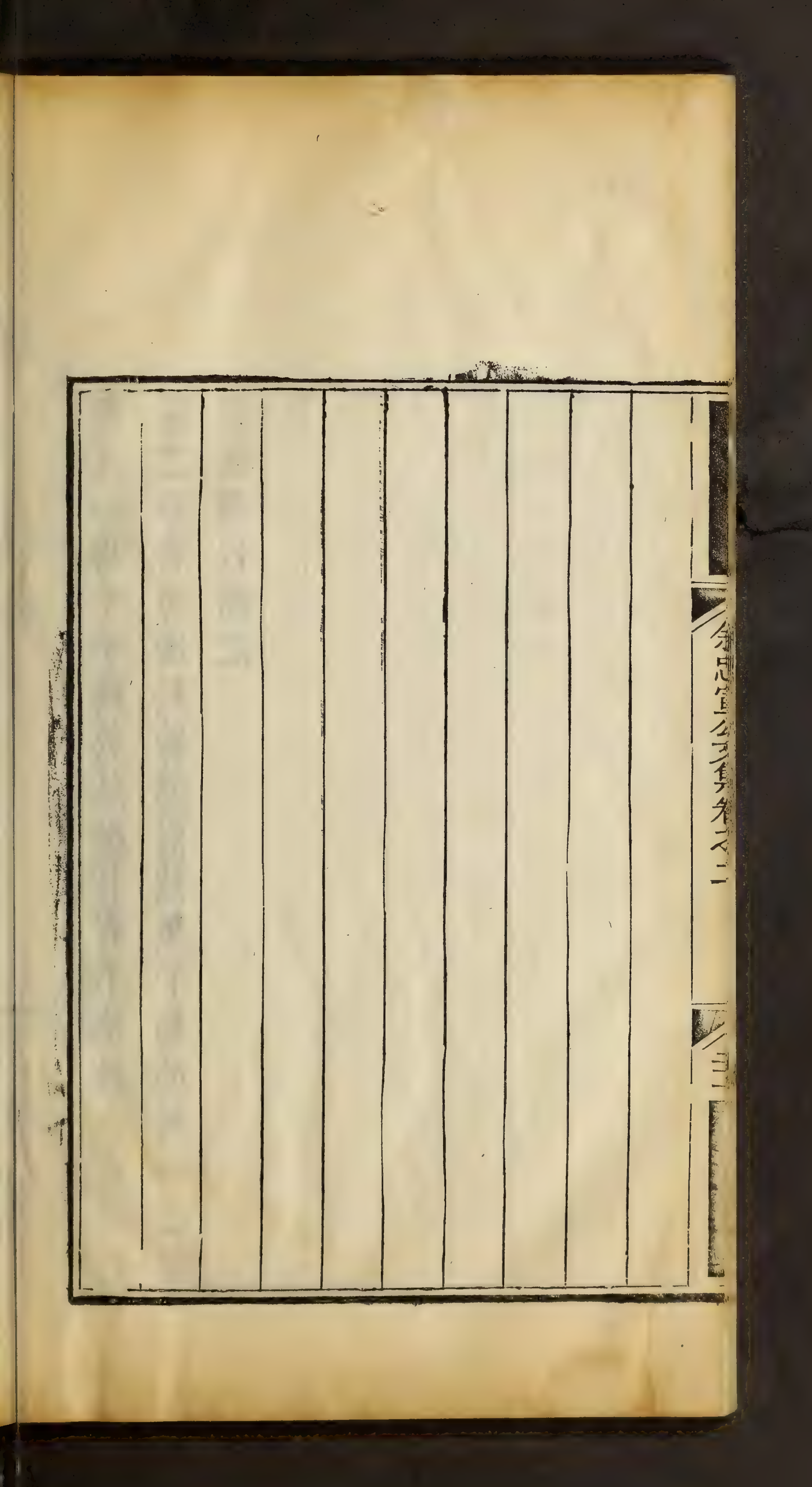
卓卓以其餘力而致勤於文學且其貌克然非其中有所負蓋不能爾然則吾泰父之迂又過我遠矣夫古之賢士多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而世有貴而傳之者愛其人故也不賢者之於文藝雖極其精人猶將賤之亦何以爲也泰父忠孝人也其功名事業當不待文與詩而傳而况於兼有之耶余昔與之别今見其文如此今又當别去計相見時其文又必有過此矣於其行也序而識之

高士方壺子歸信州序

堯舜之時以幽并爲朔易元輿舉堯舜未有之天下而一之而幽并始爲土中以爲四方之極然其地去荆揚數千里其氣苦寒而多風非其土著至則手皸而足裂其居處服食異用絺葛果茗魚鱐之物不能以易致皆性之所不便故南方之人其至者恒少非爲名與利無從而至焉又况浮圖老子之徒以遺外世俗爲道其於名與利葢有所不屑故其至者尤少或至焉者則亦名利之人也高士方壺子至正中至自信州余始遇之以爲名利

之人也徐與往來見其氣泊然其貌充然人與之談當世之事則俛而不答獨其性好畫人以禮求之始爲出其一二皆蕭散非世人所能及嘗爲余言太行者天下之脊而居庸古北者天下之岩險也其雄傑奇麗非江南之所有天府之藏王公鉅人之所有皆古之名畫余所願見者余皆見之而有以慊吾志充吾之所操吾非若世俗者區區而至也余曰賢哉方壺其古所謂善操技者與夫輪扁之爲斲知斲之爲美不知有王公之貴知斲之爲得不知有晉楚之富故其爲技也古今之善斲

者莫加焉今子幾於是矣其有不臻於古者耶吾黨之學者苟遷於物其尚能望子耶於其行也相率為詩以贈之



藏乘法疏後序

天下之書傳者未嘗無要法五聲十二管可以盡天下之音聲十干十二支可以盡天下之甲子象形指事轉註諧聲會意假借可以盡天下之文字其統之有宗其會之有元充之而不窮合之而不遺知者創物其有功於世類如此佛氏有法疏書會萃名義而藏十二部之理無不在誠要法也西菴遂公罷講遊方二十年歸乃取而修訂之補其所未備白其所未明去其所未安明性相析機宜刊定名體目曰藏乘法疏濡須有道之士文公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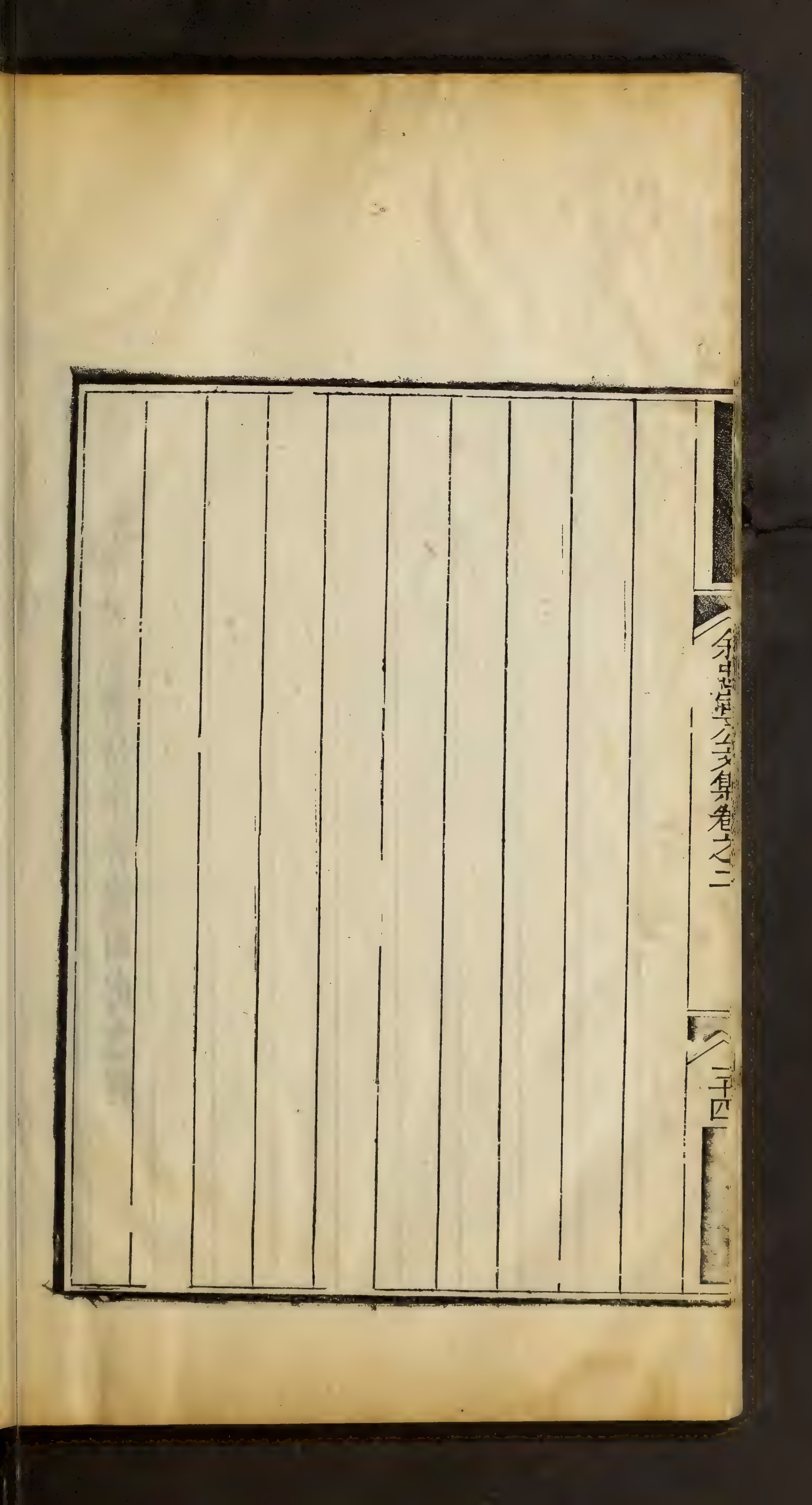
學，以衣資若干貫刻之板以惠四方昔邵子皇極經世以元會運世衍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以盡事物無窮之變其文博其義富蔡西山撮其機括爲指要一編其有功於邵子大矣遂公之書是亦大藏之指要與余讀傳燈婆子請趙州轉經繞禪床一匝云轉經已婆云只轉得半藏半藏全藏姑置勿問五千四十八卷一周行頃何爲而轉之此又西菴不傳之妙因書之卷末在學者所自得

送李宗泰序

淮東南西北道之地其民忠而能守國者三郡曰廬壽舒自盜與壽守先治戰備與民爲守至輙敗然不能保其近地民無耕收而長淮之餉道又絶以致父子相食而後潰廬大郡其南沮澤之地大而有名者三十六俗名之曰圍地廣而足耕而守與將才下余嘗識之凡其日之所營夜之所思非宴樂之事則掊克之政也民有持耒耜於門者則曰召使奪而辱之民飢以死城大而不能守乃歛四境鄉兵以守之又無以食以賦富者大都剽吏

殺人而失之禁至以其兵去之城遂陷余至舒時國門之外數十里之地皆盜栅也幸戰而勝乃爲攘剔旁近之地令民耕之築壘以護其作役其不能耕者時節與之繕城隍修矛戟而又明其政刑平其賦斂治其爭訟朞月而頗張今民之勇者無敢譁弱者無所悵如承平時然惟教民之術有未治耳方將與學士修其庠舍共講唐虞治道天人性命之說則禍亂有不足定者若姑孰李宗泰志學而行端又吾所當延而禮之者也而力不足宗泰族人陷在姑孰者聞多自拔於宣將往來之又

義之所不敢止者姑序吾懷而與之别



聚魁堂詩序

安慶郡文學秦宗德持其友人豫章嚴撰書來請曰去年丙申江西行中書之鄉試也臨江貢士有曾魯者偕其友盧陵解蒙高飛鳳劉倩玉俱就試寓止同舍往還復同舟而載折號四人者俱在甲乙選列捷報至高與劉解乃留魯家鄉人因名魯氏之館曰聚魁堂云僕與魯姻婭也復率大夫士之能文辭者賦詩美之謂宗德常獲私於公書來請序願勿辭將以為榮焉余曰科目取士吾嘗司文衡於中外矣退而攷其所得父子同榜者有之

兄弟[illegible]名者有之師生俱在選者有之若同志同升鮮有聞如會魯者也其理似不偶然豈有數存其間耶然不足泥也余惟愛魯之交友得人而人之與魯交能登科目發身也由此而升以行道以致君以澤民將無不可吾意四方者亦當彈冠相慶矣則親朋賦詩以志喜也固宜宗德曰斯言甚善請書以為序

贈刑部掾史鎦彥通使還京序

舒岸大江爲城北走英額南亘番歙西通黄蘄湘漢鄂岳東距鳩巢所謂四通八達之地也自兵興所在從亂舒介其間而獨徇義秉節不與之共戴天故羣盜環攻之舒亦不少屈撓日治稍戟弓矢以與之相格鬬盜大至則男操兵婦給餉童子負瓦石空巷乘城與之決戰如是者今五年其勞如此故其富者日貧而貧者日死以耗入其市廛里蕭然適其野榛莽沒人不見行跡至其館篚篋不治[illegible][illegible]不具委積不充使者之過[illegible]怒而去者往

徙[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寺來者多賍賂以[illegible]喜愠喜為春溫愠為秋凜或[illegible]而去則民相與蹴踖曰禍其始此耳不甘食安處者累月而未寧逮無事迺已浚儀錙君彥通為秋官掾亦以事來居郡浮圖每食蔬一器飯一盂饋之珍羞則辭賚之財帛艴然以怒持節至軍中勇者執手以勉之創者涕泣以勞之其居此特久而民愛之如始至惟恐其去已也傳曰有功而見之則說也君重其民情而閔其勞民之說也亦其宜也臨川毛順孫愛君尤至與士大夫賦詩以美之余故處合淝知君為掾廉而有

能以爲士之美君者非譽也故序而冠諸其首

[illegible]文集[illegible]二終

